

岩井俊二



情书

南海出版公司

情书

〔日〕岩井俊二 著
穆晓芳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2009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书 / [日] 岩井俊二著; 穆晓芳译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
2009.1

ISBN 978-7-5442-4204-2

I. 情… II. ①岩…②穆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470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8-310

LOVE LETTER

Copyright © 1995 by Shunji IWAI

First published in 1995 in Japan by Kadokawa Publishing Co.,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ockwell Eyes Inc.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QING SHU

情书

-
- 作 者 [日] 岩井俊二
译 者 穆晓芳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张 苓
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 田晓波
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印 张 6.5
字 数 110 千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204-2
定 价 25.00 元
-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岩井俊二 日本著名导演、作家。

作为导演，岩井俊二是日本新电影运动的旗帜，相继推出的《情书》、《燕尾蝶》、《花与爱丽丝》、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等，以影像清新、叙事独特、画面纯粹、情感细腻获得极大好评，清新感人的故事和明快唯美的影像引起空前轰动。

作为作家，岩井俊二以清丽、隽永、残酷和忧伤的文字，书写青春物语，书写成长疼痛，字字句句有如涓涓细流，静静地流淌到心里，使人于不经意间被深深打动，细致精美到让人无法抗拒。代表作有《情书》、《燕尾蝶》、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、《花与爱丽丝》和《华莱士人鱼》等。

《情书》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，通过两个女子书信的交流，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舒缓地展现了两段可贵的爱情。作者将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早年往事写得深沉眷恋，字里行间的那股记忆中的美丽与忧伤，成为亿万人心中的永远的珍藏。之后，岩井俊二将它改编成同名电影，在日本引起空前轰动，其影响迅速波及整个亚洲、欧美……

责任编辑：翟明明

特邀编辑：张 苓

丛书策划：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
装帧设计：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
樱花般淡淡清香的感情

安妮宝贝

有一个朋友很喜欢《情书》，一直念念不忘。问他最喜欢哪一处，他说是电影最后，藤井树看到书卡背后画像而感动落泪的时候。仿佛百转千回，豁然开朗。爱的无心隐藏和善意袒露，到最后都是人性深处共通的折射面。

电影《情书》是岩井俊二在中国一举成名的代表作，即使后来他有更具备深度的《燕尾蝶》及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等作品出场。但《情书》的简单纯粹，却更像一个小小记号，鲜明得不假思索。

我忘记是几时看的碟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翻出来。有些镜头是一直记得的。比如一开场的苍茫大雪。感冒中的短发女孩收到陌生人的问候信。女孩藤井树在自行车停车处等待男孩藤井树。他从山坡上跑下来，用一个袋子罩住她的头。恶作剧是典型的内向少年表达感情的方式。两个少年的美丽容颜，有像月光一样的明亮光泽。

镜头感是很干净的。有对细节和光线的讲究。作家导演的特质非常明显。

不知道小说里的少年藤井树，会不会是岩井俊二写给自己的一个映照。散漫懒惰，不善于和人打交道。特立独行却又心意执著。“他那样的人，经常眺望远方。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，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……他喜欢登山和绘画。如果不是在画画，就是在登山。”

寥寥数言。深情的男子，总是更像一棵沉默的树。一个真实的创作者，在自己的作品里，投影的不仅仅是自我，也许还有他企望中的世界。即使只是幻觉。

我想，那种樱花般淡淡清香，繁盛留恋，又可以寂静而坦然地走向离别的感情，应该是他所喜欢的吧。所以他写，所以他拍。

一段少年往事中的暗恋，随着博子与藤井树之间的通信，

被逐渐地抽丝剥茧，真相大白。而对几个当事人来说，就如同在挖掘宝藏一样，突然之间，发现时间深处，居然有一段如此宛转曲折的心意存在。

无论如何，它都像是缓慢渗出，静水流深的清凉泉水一样，是能让人的心变得柔软及澄澈的回溯。

曾经和朋友聊起过关于爱的方式。在一个充满了死亡，离弃，怀疑及不信的成人世界里，是否能够有古典及洁净感的感情存在。

古典感的爱，可以在静默中没有任何声响和要求地存在。暗中点燃的小小火焰，只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，照亮对方的眼睛。而洁净的爱，它也许会有盲目，犹豫，创伤，但一定不会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，也无私心，仿佛只是为了信仰而存在。

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把爱当作一个信仰来追问和找寻。也许它更容易被粗糙地沦落为种种工具，标准，衡量，评判和误解。它需要的耐心和容量太大，以致很多人没有信心。

博子在雪地上醒过来，仰脸看着雪花飘落的海报，本身似已成为一种情感源泉的象征。生与死的对照，记忆与消逝的回响，以及对爱与时间的真挚追问。一切都多么珍贵。

所以真实的感情最终是和一切盛大无关的事。和幽深艰涩的宗教哲学无关。和坚不可摧的道德伦理无关。和瞬息万变的

世间万物无关。也许仅仅就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一次泪流满面的问候：你好吗？我很好。

寂寞地眷恋和想念着一个人，就像留恋我们无可言喻的生之欢喜和苍凉。

如果说有盛大，那也仅仅是属于时间的细微记忆和线索。



第一章

藤井树过世两年后。

三月三日的两周年祭日。女儿节。神户下了场罕见的雪，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。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。

博子仰望天空，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，美得无法言说。死于雪山的他，在最后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。

“这雪，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。”

阿树的母亲安代这样说道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她已经成了博子的婆婆。

轮到博子上香了。

博子在墓前双手合十。出乎意料，再次和他面对面，自己

竟然心如止水。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？一念及此，博子心情有点复杂。

抱歉，我是个寡情寡义的女人啊。

博子上的线香不一会儿就缓缓地升起轻烟。一粒雪扫过，火熄了。博子把这当作他的恶作剧，胸口一紧。

因为是女儿节，所以上香结束前，还要招待大家喝热甜酒。吊唁的人们顿时热闹起来，一面用酒杯取暖，一面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地拉起家常来。他们大多是阿树的亲戚，也是一群已对阿树印象不太深刻的家伙——在他的墓前，却几乎绝口不提他的事情。阿树平时不爱说话，算得上很难接近的人。他们这样对他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

太年轻了啊——对他们而言，他也就是这样一个再无其他话题的逝者。

“甜的我可喝不了，没有辣的吗？辣的酒！”

“我也喜欢辣的。”

阿树的父亲精一接受了这些男人的任性要求，叫来安代。

“安代！把那个拿来，不是有菊正^①什么的吗？”

“现在？不是过一会儿再随便喝吗？”

①菊正，日本酒的一种。日本酒分甜口、辣口两种。菊正为辣口的代表之一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拿来！拿来！”

安代一脸不高兴地跑去取菊正。

就这样，宴会早早在大雪之中拉开了序幕。一瓶菊正已经不够，又陆陆续续拿上来。一个个一升装的酒瓶子排在雪地里。

“博子……”

突然开口喊博子的是和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。博子也注意到了，他们一直窘迫地聚在一旁。但关键人物——那些曾和阿树一起登山，最后不得不决定下山、弃他而去的队友，今天都没有出现。

“师兄们今天在家闭门思过。”

“大家至今还有罪恶感呢。秋叶他们再也没登过山。”

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。阿树掉下悬崖后，就是秋叶作出了“弃他而去”的决定。葬礼那天，阿树的亲戚们拒绝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。当时，每个人都很有感情用事。

“登山的规矩只在山上才管用！”

一个亲戚这样骂过秋叶他们，博子记忆犹新。说这话的人还记得这些吗？他此刻应该就在喝了酒胡闹的人群里吧？

“大家都过来就好了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师兄弟们支吾着，面面相觑。其中一个悄声说道：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师兄们好像打算今晚偷偷地来扫墓呢。”

法事一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日式餐会了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顿时丧失了在大雪中挨下去的耐力，突然都感觉到冷了。人们快步奔向停车场，博子也被邀请参加餐会，不过她拒绝了，准备往回走。

刚发动车子，精一过来敲敲车窗。

“博子，真不好意思，顺路帮我把她送回家吧。”

博子一看，安代按着太阳穴，显得很痛苦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她突然说头痛。”

精一打开车门，把安代塞到车后座上。

“哎哟，好疼！这么使劲一按就疼！”

“你还说呢，接下来才是最忙的时候，真是不中用的家伙。”

精一责备安代，对博子报以歉意的微笑。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亲戚正在精一背后啰唆着什么。

“治夫，你已经醉了！”

“没有。”男人摆摆手，已然步履蹒跚。他一眼看见车里的博子，突然从车窗探进头来。酒气在车里弥漫。

“哎，博子，要走啊？”

“喂！”

精一慌忙把那个男人从车旁扯开。

被架走的男人口齿不清地唱起了歌：

“姑娘呀，你听我说啊，迷恋登山的男人啊……”

“混蛋！”

精一一边敲打着那个男人的脑袋，一边低下头冲博子道歉。

博子的车子缓慢地打着滑离开了公墓。

“爸爸也不容易啊。”

“才不是，显得不容易罢了。”

博子从反光镜里看看安代。她坐在那儿，根本看不出头痛的迹象。

“今天还要闹一个晚上，他其实是以此为乐呢！只是他担心兴致太高了会不成体统，所以才那样，装成很忙的样子。大家都一样。那帮人，说是吊唁吊唁，不过是想喝喝酒罢了。”

“妈妈，你的头怎样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装病吗？”

博子在反光镜中露出笑容。

“什么呀！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，博子？”

“我是说，大家都有很多阴谋。”

“大家？谁啊？”

“秋叶他们。”

“秋叶他们怎么啦？”

“听说在打什么主意呢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

博子用一个暧昧的微笑搪塞过去。

车开到了位于须磨的藤井家，安代硬把博子拉进家门。

家里显得很昏暗，仿佛有看不见的阴影笼罩着。

起居室里的偶人^①架子上，还没摆上偶人。

原色木箱堆在一旁。打开盖子一看，天皇偶人的脸孔露了出来。

端茶过来的安代，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

“只做了一半，因为还要准备今天的仪式，就半途而废了。”

接着，两人重新摆放偶人。比起博子见过的偶人，这里的偶人看上去要大一圈，式样也更古典。

①偶人，具有浓郁日本风情的木偶。女儿节这天日本有摆放偶人的风俗。

“这些偶人真漂亮！”

“有年头了，据说太奶奶那一代就有了。”

据安代说，这些偶人被当成嫁妆，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到她手里。它们和历代的新娘一起经历了年年岁岁。那些新娘，恐怕有几个已经和阿树一起长眠在那片墓地里了吧。博子一边想，一边用小梳子给偶人梳头发。

“一年只能出来一次，这些小人儿肯定很长寿。”

安代说道，凝视着偶人的脸。

雪，直到傍晚也没停。

两人打开了阿树房间的门。

阿树原来在高中当绘画老师，房间里到处都是油画的画布。

博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，摊开在桌上。每一页的画都觉得眼熟。而且，每幅画都散发着时光流逝的味道。

从前，博子喜欢在一旁看阿树画画。如今，看到这些已成为遗物的画，被忘却的点滴开始在心中复苏。此刻，她仿佛听见了铅笔游走在素描纸上的声音。

陷在回忆中的博子被安代的呼声唤醒：

“你看这个。”

安代把从书架上找到的一本册子递给博子。

“啊，毕业相册！”

那是阿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相册。小樽市立色内中学。

“在小樽吗？”

“对啊，小樽。离开小樽后到了横滨，接着是博多，然后是神户。”

“都是好地方呀。”

“住在哪里都一样。”

“不是说住惯了哪儿都好吗？”

“那是‘久居自安’。小樽真是个好安静的地方呀。”

“在小樽哪里呀？”

“哪里……已经不在那里了，听说成了国道地基什么的了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啊，找到了！”

博子翻着翻着，找到了中学时代的他。班级的集体照里只有一个人被框了出来，很醒目，正是他。那样子和博子记忆中的他一模一样。

“毕业前转了学。”

“他可是一点没变啊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安代盯着相册，“现在看来，总觉得这照片不吉利。”

接下来，两个人浏览着相册中一个个中学生的稚嫩面孔，